



，大家又都能諒解我不能走動，可說是一舉數得。

五、都是一家人

不僅是在館的同仁親如家人，因為圖書館一般說來，工作較重，待遇不高，升遷機會少，所以不能久於其位，因而流動率大。於是形成到處可以遇到待過中圖的老人，祇要一敘起曾同在一館，自然感到親切。在國內還不感到怎麼樣，在國外，這種他鄉遇故知的人，却很親切，就分外感到中圖人的親愛精誠。

就連素不相識的讀者，也有久而生情的。一位老先生，服務於總統府，隻身在臺，無間寒暑風雨，都要來館看仁壽本《二十五史》，大致因為書輕字大，宜於老人。一來就是整個晚上，祇有看久了在庭院中走走，翻翻報紙，有時和我們聊聊天，從他豐富的人生閱歷，甘於淡泊的個性，真有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的感受。有時遇到學有所成的學者，相談之下，會有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的感受。還有萍水相逢，得知我曾服務中圖多年，對方會說曾到館看過書，便也一見如故。有書卷氣，氣質就不一樣，而容易相處，這些感受，都增加了我對圖書館工作的喜愛，從而也加重了責任，聊圖回報這些識與不識的愛書人。以上所記，都是關於我在中圖時所感受和諧的氣氛。當然也不全然如此，譬如有時也會有爭執，而且會很激烈。

六、和而不同

我的性格，自認不甚容易與人相處，連也是我的業師一館長也不例外，多次曾因誤會或是意見相左，而弄得很僵，有一次竟遞辭呈，慰堂師總會在事後找我們化解，弄得我也不好使性子了，久了脾氣也改了不少。

其他同仁，也不免會有齟齬。尤其是擔任出納的韓應明兄（公稱韓老闆而不名，曾有任館長上任後初聞這一稱號，而大為緊張，誤以為天有二日），常和會計發生爭執，以至互不相講話。妙在話可以不講，事却照辦，架也照吵。會計多少有點頭腦不清，有時館長得勞動她的丈夫來協助處理帳務，却始終未予行政調動。

不管如何爭執，大家都沒有私心，更沒有機心。不妨說是大家「和而不同」。不過在這種環境待久了，有如溫室中的花朵，要是有陣狂風暴雨，難免要招架不住。

七、功不唐捐

和諧說多了，再說進展。

二三十年前，人力、財力、物力，都很貧乏。舊館舍都是零零星星、陸陸續續、拚湊著蓋的。營造廠常說，如果把三、四次的建築一次做，可省一半錢。問題是每次招標，常是祇有頭款，以後得多方想法張羅。每造幾間房舍，全館都很興奮。就這樣，到我離館前幾年，也就有了現今的規模。

有了房子得有書，善本之外，新書可以利用出版法徵收，可是清代以後的舊籍，就很貧乏。那時日本、香港，很有幾家舊書店，價錢也不高，可是館方沒有錢。47年買了半部《叢書集成》，我的感受是貧兒乍富。如今參考室、書庫的插架頗為豐富，都是長期累積，很多工作志士的心血結晶。

在設備方面：造好多層書庫，為運書上下，安了一台手工做的升降機。第一台英文電動打字機，著實羨煞些人，因為限用，我沒有機會用，也就不會打。農復會（今農委會前身）淘汰下一批冷氣機，與歷史博物館分著要，開起來聲音大，冷氣弱，常會故障，與如今廣告所說剛好相反。進口十多座活動書架，原廠說得派人來鋪設軌道。有家營造廠不服氣，土法鍊鋼，也能運作。在今天看做稀鬆平常的設施，當年都看做珍奇，可是也不斷推陳出新。

有了館舍、設備、圖書，還得有人。早年那種家庭式的經營法自難大展鴻圖。於是祇要在美國讀完研究所，也不拘有無學位，都看做萬能博士。千金買馬骨，卻難得到千里馬。圖書館又不能自辦研究所，於是張曉峯先生在教育部長任上，由中圖等機構與臺灣師大合辦研究所，我和盧荷生兄等六人，便是在所中畢業的，如今除劉清兄在香港聯合書院圖書館，陳幼睿兄亡故，都離開圖書館崗位了，不過却教出了一批批的新秀。

人事滄桑，民國61年，我深感中圖已失去和諧的傳統，因而離開我打算托付終身的中圖。所好幾年之後，中圖又生氣蓬勃，並有了新的宏偉館舍，內容也日漸充實，人才輩出，漸具國家圖書館的規模。今值六十周年館慶，回首往事，固多感慨，却也懷著更多的祝福——在和諧中更求進展。

• 喬衍琯先生，曾任本館編輯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

〈故 舊 篇〉

「清」仰伯夷聖、「志」同曾點春

記一位默默勤勞的同仁

封 思 毅

凡是喜好聯語的人，一看本題，都知出於四書句意；再欲補充說明，同時也是一付嵌字聯，專為曾經共事十三年的李清志編輯而撰贈。

至本館負責特藏組之初，前任為曾霽虹兄，私下提起那十餘萬冊善本圖書，慎重比為國寶，最受國內外學術重視；稍有差失，無任何方法可以補救。他戲引前清官場中的一句險語：「擔任這種職守，等於提了人頭辦事」，再看到當時書庫的簡陋、環境的暴露，真足令人憂心不已。

經過一段時日，逐漸了解書庫原已建立良好防盜、防火、防蟲、防潮、防塵的制度和嚴密的出納規定。尤其見到兼任書庫督導的李清志這位同仁，其遇事細密認真的態度，才使我放下心來。

編輯工作單純，書庫事務繁瑣，清志原可推卸，不必兼任。但因他熱愛這批古籍，而且醉心於版本之學，甘願與書為伍，大有終生於此冷淡生涯之意。

最難得的是，清志潔身自愛，生活單純，每天除上班到辦公室，下班逕自回家，週末假日，大概是陪他太太看場電影、或去淡水小別墅看海、聽濤聲。絕不會因私而害公，發生萬一不測，連累大家，成為「歷史文化的罪人」。

特藏組編制小，居全館之末（有時戲稱之「特藏小組」），分配到書庫的人員，自然不多，除清志兼任，僅有職工一人，一遇職工請事、病或休假，清志便須帶上臂套，獨自擔當善本出納的瑣碎事務。如讀者的借閱、縮影微捲的攝製，同仁的參考（有時還牽涉寄存故宮博物院中平館書的調度），常須不斷提書。大疊的書從箱中找出，雙手托捧，似輕而易舉。但南海學園舊館時，書庫空間狹窄、陰暗、書箱重疊鐵架上，高達五六層，須用活動小扶梯上下，置身其間作業，轉動常常感覺不便，十分辛苦，清志對此種額外的勞累，從不抱怨，甚至未皺過眉頭。

談起善本圖書出納的麻煩，還不止此。遷館前，

為了節省書庫空間，每一箱內的藏書，不能按照書目登錄先後，依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順序排列。全賴測定書冊的尺寸大小，大歸大、小歸小，混合存放，堆集在箱內。每書編配書箱號，按號單提取再歸還。通常是一書箱存放十數種不等。遇有大部頭的書，多達數十百冊，往往又佔用數個書箱，最後一箱不滿，再以單冊零本填充。如此一來，雖說亂中有序，長時間一出一入之間，職工人員在陰暗的光線下，面對許多書號箱號（長達五六字碼），難免眼花撩亂，常有看錯書號、誤歸他箱的情形。再次提取時，自然不見原書踪影。要從三間大書房、六七百個小箱內查尋，真如大海撈針一般。清志便有這種本領，耐心分析、細心清點，終會將易位的書，歸回原箱，個中傷神況味，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。

長期與這批珍藏相處，清志可謂日久情深，愛護的無微不至。防蟲蠹蝕，必須一兩年內，添加樟腦丸，以補不足。但他察知，人工製樟腦含化學劑，所發揮出的藥效，不止殺蟲，也將逐漸侵蝕善本歷經千百年的脆弱紙張。他堅持採用天然樟腦，可是其價格比人工製品高達數倍，總務組同仁站在省節公帑立場，覺得沒有必要。加上天然樟腦丸，被人工製品代替後，市場需求少，產量大減，採購也有困難。平常清志在私事與人無爭（我們之間，從不談金錢待遇；出差、誤餐、加班等費，常常不計較；甚至高職位出缺，曾表示願讓給年資相等的同事），但防蟲蠹書為公務，必用天然樟腦，他真能擇善固執，絕不改變。為的只是使珍藏善本，能流傳而不易朽。古籍有知，應對他這般護書之心，感激涕零。

又有誰能猜透，現用的這批新書箱，是清志在什麼動機下設計出來的？虧他想到，舊日鐵製書箱、封緘嚴密，箱內多少留有空隙，若干善本又因借閱者少，鐵箱不常開啟，海島空氣潮濕，善本紙質老舊，即使稀微的空氣，也不應讓其殘存鐵箱內，產生無形的



傷害。他曾笑謂：「善本書如人，也要呼吸呀！」於是，經過他長時的構思，多次的修改，才有現用這些既可防塵，又能保持通風，以使潮氣散發的新型書櫥。首創之功，誠不可沒。

雖然參與書庫管理，清志並未偏廢本身正常工作。日常零星的文字撰述、無從縷列，只能記幾件他獨力完成而效用廣遠的重大編著。

善本題跋真蹟——四大冊、3,334面，民國71年初版，自採擇、考訂、校讎、編排，乃至人名索引之製定，通常需三四人分工合作，但特藏組編制小，人手不足，全由清志一肩承擔，共慎選館藏善本中題跋，經部112部、史部243部、子部252部、集部最多，達451部，另叢書7部，合計為1,063部。上起宋乾道九年，以至民國35年為止。各題跋前，皆先繫原書正文壹幀(適逢殘缺污損，則另取他葉)，總括此770餘年的古今題跋，出自634家手筆。選采時必求其真跡，傳鈔他人的不錄。單就藏書家艷稱之士禮居「黃跋」言，即蒐入141則，他人過錄者6則。攝製則保持善本之舊有尺寸、式樣，使人對之，如親原書。如此精彩巨編，僅經清志埋首一年有餘，即大功告成。對傳播中華文化，有益學者研究，其長遠貢獻，不言可喻。

善本書目增訂二版——自清志進入本館，開始與善本結下不解之緣；日處其間，編摩自樂。後館中為使善本永存，及廣為流傳，於是有善本攝製縮影微捲的五年計畫，使之能化身千萬。由於這件大工作，必須清志調動展閱每一部書，先是宋金元版、敦煌寫經，後是明清版及寫本，就善本書目，逐一校比其書名、卷數、冊數、著者、版本、附圖、增補等，而後量度全書尺寸、版框，製成標籤，一併攝入微捲之內，以便利讀者觀看微捲時，仍了然書貌。一旦發覺書目登錄與原書內容有差異，立刻加以紀錄、研究，使歸於正確為止。如是日積月累，所用作為底本之書目，已朱墨滿紙。偶遇讀者發現疑難，相與討論，或同仁遭逢困惑，亦樂切磋。閱歷日廣，清志對善本之版式行款等，如數家珍。

至民國70年，館中原有之善本書目增訂舊版，幾已無存，各方函索交至，須得重新增訂加印應世。自然而然，這一繁劇編務，由清志負荷起來。全書四大冊、冊頁厚重，彼不畏其難，憑其多年積存筆錄，手揮目送，共校訂出1,280條，收穫至富。察其初，並無修訂書目之意，賴其隨時留心，讀書專注，終使

善本書目增訂二版，於75年水到渠成。事後清志自謙說：「我只不過摸了一些書皮而已」。我常想：能夠將館藏善本書，全部摸過書皮的人，當今屈指可數。

古書版本鑑定研究——全書6章、18節，約17萬言，為清志多年工作的經驗成果。且看民國75年春天付印時，他的自序說：「我於十八年前，到植物園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。初睹千百箱古老的琳瑯秘冊，方知中華文化之精深博大，信而有徵，遂矢志終生與書為伍。然欲作為一個古書管理典藏員，除了應善盡守護之責外，亦必須具備分類編目與版本鑑定之能力，……於是每當工作餘暇，凡對版本鑑定有益之資料，即盡力搜集，或考訂時心有所得，亦隨加筆記，十數年來，遂積卷盈尺矣。……去年大地回春之日，著手加以整理，刪繁就簡，乘便利用中央圖書館收藏豐富的歷代版本，以為例證，再作較深入的探討、補充，費時一載，終告完稿。」此書問世後，流往日本，據傳已有教授版本學者，採為課本。但很可惋惜，在國內却未能通過送審，使清志抑鬱難伸。我本想安慰他說：「此著作的存在，是一既定的事實。當有自信，不會因一、二所謂專家之流，短暫的好惡毀譽，而增損其長遠價值。」但見他對此挫折，默默忍受，絕不向任何人傾訴，作不平鳴，自有不屑理會之意，由那流露出的狷介神情，使我感覺勸告轉屬多餘，話到口邊，也就隱而未發。

我退休比清志早兩年，臨別相贈，即是本文標題所用的嵌字聯。伯夷曾子的聖賢境界，常人不易躋及。但以清志稟賦的淡泊純樸性情，可以作如是期許。或者他本來早已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」。

信筆寫來，似乎與徵稿要求的「中央圖書館與我」，文不對題，這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，有次組務會議結束，一位女同事半真半假的戲問：「所有的工作，都分配給我們，你做甚麼？」我簡單回答是：「無為而治，諸位才能各展所長。而且，成功也不必在我！」所以，何用浪費筆墨，僅為濫竽館職十三年而無為的我。

• 封思毅先生，曾任本館特藏組主任，現已退休。

〈同仁篇〉

往事知多少

汪雁秋

一、「留學生之父」張仁家先生

民國50年6月，我在美國完成學業（英國文學系），正在考慮是否繼續攻讀學位還是返國？父親的一封信，使我結束了三年的留學生生涯，束裝返國。那時政府為鼓勵留學生返國服務，在教育部內設有一專為輔導留學生就業的部門——留學生輔導委員會（簡稱留輔會，即今青輔會前身）。當時負責人為張仁家先生，他圓圓面孔，不時的眨著雙眼，對人和藹可親，對留學生照顧熱心，使這些返國遊子，感動不已，無以為報，只好以父輩敬之，「留學生之父」之名因而傳開。

記得去見他時，他眨眨眼說：

「汪小姐，歡迎你回國，想找什麼工作呀？」

「教書。」我毫不考慮的說。

「教書？現在時間太晚了。大學聘書都已發放，你看要不要到圖書館工作？」

「圖書館我不懂呀，我能做什麼？」

「沒有問題，現在中央圖書館正需要一位外語人才，你願不願意去試試？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。你親自帶去見蔣館長，那裡的環境適合女孩子，你去後可不要做一兩個月就跑掉啊！」

說完，他又眨眨眼，那一副真摯的面孔及關懷的情意，使我永遠難忘，就這樣我與中央圖書館結下了「今生緣」。

二、「怪老頭子」蔣復璁館長

拿著張仁家先生的推薦信出來，遇到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朋友，見到我老遠招呼說：

「汪雁秋，你回國了！怎麼？要到中央圖書館，可得小心館長是位怪老頭！……」

他的話是玩笑？還是當真？可使我心裡七上八下，但醜媳婦總要見公婆，只好鼓起勇氣，擇一吉日，

帶著張仁家先生的信，來到中央圖書館。

五十年代的中央圖書館座落在南海路植物園內，為原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，兩邊是木造的房子，僅進門二樓是重修建稍有規模的會議室，後面中間是一座圓頂大廳，據說是日據時期的神社，大門前有一小橋，橋下的小荷塘一分為二，遊人稱之為小日月潭。當我走過去，小塘已開滿荷花，好一幅夏日美景！我走上小橋，欣賞了一會兒荷花，消除一些內心的緊張。走進大門，二樓就是館長室，經秘書的帶領，一眼就見到「怪老頭」蔣館長端坐在辦公室桌前。他，手執一把竹扇，身穿白色唐裝，長長的下巴，約六十餘歲，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對面，他搖搖手中的竹扇，小聲的說：

「汪小姐，張仁家先生同我通了電話，他特別推薦你，說你英文很好，我中央圖書館正需要英文人才，你來正好……」。

我心中真納悶，張先生只見過我一次，怎麼知道我有多少能耐，再看看這位老人家，天庭飽滿，地閣嘛長長，一付壽公像……想著，想著，他講些什麼全沒有聽進去，只見他突然站起來叫一位小姐（大概是管人事的吧）帶我出來，辦理上班報到手續，他不問我願不願意，做什麼工作，如此這般我就來上班了。

上班的第一天我被安排在採訪組，採訪組主任萬惟英先生（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），溫文爾雅，小小個子，一副學者翩翩的樣子，聽說中英文造詣甚高，公費留學回來，他很客氣介紹了採訪組同仁。採訪組辦公室在進門靠右側一間不大的房子，室內只能容納四人，再加一人，只有擺在採訪組門口了，蔣館長似乎覺得對我不夠禮遇，立刻改派我在編目組。因此我的名額在採訪組，人却在編目組上班。編目組辦公室在二樓，因為是木造屋，日正當中時，氣溫直線上升，下午即開始西曬，真有點吃不消。那時期冷氣設備，簡直是奢求，只有電扇，吹出來的

